

问题：如何根除赌瘾？

最近有包钢的事，据说是“投资失败”，借这个问题，来讲一下戒赌问题。

家长们对赌博问题的纠结之处在于，ta 们常常暗地里抱着“不能放弃投机暴富的一切可能”的不甘，不是去教育子女必须坚守“不劳不获”原则，而是去以“不要冒自己不能承受的风险”和“不要做和自己能力不能匹配的事情”这样的教诲来抑制赌博的可能。

在他们心里，其实生怕子女变成“老黄牛”，“一辈子赚死工资”，在潜意识里暗暗相信“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认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所以才会用这种看似“即可恰当保护积极性，而不至于过度放松警惕”的告诫来规范子女——以及自己——的投机行为。

但这恰恰是为赌瘾埋下了祸根。

因为“不要冒自己不能承受的风险”和“不要做与自己能力不匹配的事情”没有提供判断“不能承受”和“与能力不匹配”的方法论，而是诉诸当事人自己的良好判断。

魔鬼在这里冷笑。

“不能承受的风险”？不能承受的标准是什么？

小 A 认为自己能承受一百万的风险。

然后 ta “奋力一搏”，失败了。

接着 ta 发现自己大大的高估了自己承受一百万亏损的能力，被悔恨和恐惧牢牢抓住。

我们先跳过 ta 所能采取的种种补救和掩盖措施直接快进到 ta 终于没有隐瞒得住，不得不面对事情败露，父母配偶崩溃，社会关系天崩地裂。

结局 A，ta 自杀了，全剧终。这个我们先不多谈。

结局 B，父母配偶决定给机会，咬牙卖房卖车卖信用，一起扛了。

小 A 又羞又愧，无地自容。

但是，小明会发现，原来 ta 最初那个“能承受一百万亏损”的判断，的确是对的。

ta 没有死，ta 的确承受住了，不是吗？这是硬邦邦的事实。

ta 并没有违背“不冒自己承受不住的风险”的训诫。不但如此，ta 还会意识到自己的承受能力比自己想象的强。

或迟或早，新的“我承受得了这个风险”的信心会再次发育出来，开始第二轮“拼搏”。

这个戒赌法更深的失败之处，在于它甚至不能接受这故事的另一种结局——小 A 从此对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完全的不自信，无论自己觉得自己能承受什么样的风险，都因为想起这刻骨铭心的惨败而自我否定。

现在问题来了——难道这样一个被精神阉割了的小 A 就真的能让父母、配偶，包括 ta 自己接受吗？

而“能力不匹配”法呢？放心，ta 没吃过足够惨烈的教训，永远会觉得“谁说我能力不匹配”。这根本阻止不了 ta 犯下第一次大错。

问题还是一样的——难道要 ta 因为这次大败，从此永久的认定“不能相信一切能力匹配的判断”吗？如果不是，又拿什么去遏止 ta 不再次错误的认为自己“能力足够”呢？

用“相信风险可以承担”来补吗？

所以，这两种最流行的抑制投机的策略其实是无效的。这也正是受这样的教育的人们难以避免、也难以戒除毒瘾的原因所在。

那要怎么办呢？

记住这个原则：

永不期待超出自己时薪的收益。

这在具体执行上有几个要点：

1) 无工作经验时，不要期待 0 以上的报酬。

2) 实际收益反复稳定超出你原有的时薪期待时，你才可以调高自己的时薪期待，按照新的时薪水准执行前两条。相应地，实际收益反复稳定低于你原有的时薪期待时，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低你的时薪期待。

3) 超出估计的部分视为需要“消毒”的意外刺激，执行“消毒”操作——匿名捐出至少十分之一给完全无利害关系的人。

4) 任何与付出劳动量无关的长期资本性收入，都要视为不可用于个人消费的“社会信托资产”来处理。也就是这些钱是不可以拿来吃喝穿用的，而只能视为为某种公共事业临时保管。

这四条执行法则合起来，才是对上面这条法则的完整实践。

要坚决的、机械的，在一切收益上执行。要把这立为个人信条，并且要作为家族原则传承下去。

这会从根本上根除你自己以及你的家族因为任何投机行为而毁灭的可能性。

因为它根除了“投机”本身。

它其实就是“不劳不获”四个字。

不劳不获的原则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它的尺度有大得多的客观性——衡量“合理期望”的时候，它不是使用“自我估量”，而是使用客观得多的历史数据。

尽管它通过不断取样修正而赋予了自己灵活的空间，也通过承认“意外收入”容纳了“超额赐予”，但是它提供的参考仍然是客观的，来自不可更改的、易于确认的基本事实。

不可更改、易于确认的基本事实，是具有神性的事物，它事实上就是一种神的低语。

你必须将不可更改、易于确认的事实作为高于一切的确定性之锚来使用，用同样由不得自己篡改的逻辑完备的数学方法将自己的一切估计与这沉锚刚性的绑定起来，以从根上避免自己内生的傲慢与贪婪与外界的波澜合谋将自己掳走。

“不可更改”，则根源于历史的无可更改性。

“易于确认”，是“唯物原则”的最保守也是最基要的实践。

而这个一经确定就不再存在模糊空间的严谨的数学算法，则是联结自我与唯物历史的理性工具，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科学。

信从这样的三位一体可以给予自己安全与发展的最大平衡，这是一种主义。

这答案的本质，其实就是科学历史唯物主义。

而它在另一语境中，也就是人对对神的话语的服从。

实践上方法一致，

效果上预期相等，

精神本质上一体两面。

无论你是何种信仰，答案都是一样。

同一实践，不同表述。

那么，这意味着将自己的一切交给某种数学算法来判断吗？意味着将人的自由交给一个公式来管辖吗？

自由呢？自由在何处安放？

你的自由并没有被真正的剥夺。它还栖息在最重要的两处——

第一，技术性的，它存在于算法的参数决定上。

算法好像一台相机，什么样的参数会出什么样的结果，完全不由你来干预，而是由光学原理、机械传动、信号回路这些硬件与自然规律合作确定的，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决定最终成像的自由——你可以决定将相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姿态对准什么，决定用什么样的感光度、什么样的焦距、什么样的光圈，什么样的快门。这之中有多么宽广的自由，全世界所有的照片的总和可以给你一个参考。

第二，在更高的层面，你可以选择和设计算法。

是的，在你明白了这个原则之后，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将历史事实转译为合理预期的具体算法。只是要注意以下几点：

1) 这方法必须在数学上是严谨的，结果本身不受人的主观判断干扰。算法里输入的每一项数值，其提取的机制都必须是显而易见、难以被情绪左右的——例如工资单上明晃晃的数字、考卷上的积分、仓库磅秤上的读数、流水线上的视觉传感器上的计数。

2) 这方法必须是足够简单的。

你要警惕自己故意设计出你之外没有任何人能理解的复杂算法——无论它是因为理解成本超出了一切 ta 人的关切意愿，还是它在难度上超出了一切 ta 人的智力水平，达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通过故意引入复杂性，你实际上拒绝了任何其他能给你有效检验的可能性。

如果你的算法足够简单，那么知道你的基本事实而对你足够关心的人就能轻松的给你足够有效的第二观点。你不必顾虑 ta 人同时知道了你的“基本事实”和你的算法，会实际获得对你过于强大的影响力，因为你可以通过“我有一个朋友”法，和“hypothetically”来剥离隐私性，也可以通过向陌生人请求代为验算来避免利害关系的干扰。

这种无利害关系的、基于纯逻辑运算的第二、第三观点对你有极大的抑制罪性本能的实践意义。而正是因为如此，一些“聪明”的蠢人才会巧妙的利用自己的“学术能力”去把自己的算法堆积到无法检验，以便用自己的意志绑架结果。

这甚至还不如赤裸裸的狂妄和贪婪，这只是怯懦化而后猥琐化了的狂妄和贪婪。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第二，越是简单，越是不易自欺。一旦你无限的允许自己调整参数和重新建模，你在事实上就已经背弃了用历史来主导自己的预期这一基本的原则。

姿势做得再像的假药，也一样是假药。

治不了病，甜有什么意义？

这个“收入预期”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有一系列连带的实践。

1) 不计划超预期部分的收入的用途。

这笔钱不存在。

2) 不计较超预期部分收入的落空。

这笔钱本来就不存在。

3) 不为保证这笔收入承担风险。

这笔钱本里就不存在。

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承担过大的风险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假设自己可以在这一次尝试中获得远超过历史数据所显示的预期收入。人们在用自己没有获得过的想象收入，抵偿自己承受的现实风险，支付由此而来的一切保险措施的成本。

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控的祸根。

记住，这笔钱不存在。

始终按照“这笔钱不存在”来规划、决策和管理自己的情绪，是避免被这种 wishful thinking 卷入地狱的定锚所在。

终你一生，会有无数的声音嘲笑你“过于保守”、“不聪明”、“缺少远见”，向你炫耀 ta 们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告诉你“爱拼才会赢”、“有赌未为输”。

不要为其所动。

迟早有一天，你——或者你的继承人——会看到 ta 们的尸体从上游漂来。

因为 ta 们总会在最后一次不但输光所有本金和一切信用，还会陷入巨额债务。

ta 们往往不会因这打击而悔改，而是为翻本铤而走险，走过世俗所不能容的界限之外，而 ta 们靠着这黑色的手段榨取出来的本钱，连一个微不足道的气泡也不会泛起就会再次无声沉没。

如果 ta 们在这里知道悔改，ta 们就知道你当初有多么正确，而痛悔自己枉误了多少年——从此之后，ta 们也会走你这条路——直到某一代不肖后人又觉得自己“远比客观数据显示的强大”为止。

无论 ta 们现在有多少你羡慕得要死的明晃晃的真金白银、怒马香车、醇酒美人在你面前，那个逻辑的诅咒在造成最后的结局之前是不会停止工作的。

那些“成功”只会进一步的强化 ta 们对自己“凡冒险必成功”的自信，而在 ta 们已经明确遭遇挫折时在耳边低语“这只是过程，只要再投入一点、再借一点、再撑一下就会好，胜利属于坚持的人”。

最后将 ta 们细嚼慢咽、吮吸干净——连同所有敢于信任 ta 们的人，一起拖进地狱。

(未完，待续)

(未完，待续)

编辑于 2021-05-15

<https://www.zhihu.com/answer/1817707442>

评论区:

Q: 我感觉投机得来的钱在刚开始就要尽量避免用于个人享受, 用钱生钱炒泡沫这种事情本身就不是什么会让世界变好的事情。应该抱着一种从即将腐烂的水果堆里抢能吃的水果的心态进行投机, 把投机得来的钱引入自己认可的途径, 比如救救急, 治治病, 看到谁窘迫了就帮他一把, 让这些带血的钱也能起到促进人解放的目的。

不过投机那么累, 也不必逼迫自己苦大仇深的把所有钱都花在公共事业身上。一定要吃点好吃的, 就当给自己开工资了。在资本主义没有灭亡, 共产主义没有在全球胜利之前, 花点精力投机, 用抢回来的进项帮助下阶级弟兄, 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战斗方式之一了。

Q: 放个“包钢”背景链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1976204>

Q: 答主是不是没有经历过底层人民的生活艰难。但凡体会过底层人民的不易与无奈, 都不会再想做老黄牛了, 更不忍心子女接班做老黄牛。做老黄牛真的是太辛苦太惨了, 出卖血汗甚至生命而得到的仅仅是糊口, 得病了没钱治只能等死。

如果自己秉持的是做老黄牛不劳不得, 资本家秉持的是获得剩余价值, 那这种不劳不得的思想天然的就成为资本家剥削的思想武器。

B: 所以那些低级的杀猪盘就是盯准了这批人啊..... 经历过底层的人难道没见过败家赌鬼吗? 老黄牛很累, 但赌能让你死

Q: 贪虽一念, 事乃万端

Q: 赌瘾的本质, 其实是被伪装成“向上探索构建的勇气”的贪婪, 它的本质是指向周围的其他个体, 而非上面尚未开发的空間, 而且很多时候, 这条通路是被一群食腐秃鹫用巫术刻意召唤、维持的, 一旦巫术停止, 结构崩塌, 它们便俯冲飞向废墟中寻找尸块饱腹。

Q: 可是我对投机的理解, 完全不是一夜暴富, 反而是日拱一卒, 聚沙成塔, 需要时间来保证复利的力量, 甚至觉得比工地搬砖都苦逼, 只能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且搬砖偶尔划下水不会有什么恶性后果, 但投机完全不可以划水, 一旦划水就是亏损甚至爆仓清零, 基本都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所以那些想象靠钱生钱, 一夜暴富的, 是不是本身投机理念就错了?

B: 你说的那是投资吧 投机跟投资还是不同的

Q: 深知世事无常, 而又不解寻找规律, 尽可能按规律办事。

Q: 应该引用一下之前金钱观财富观那篇文章, 否则第4条容易让人看不懂

B: <https://www.zhihu.com/answer/1193533378> (#财富观#)

<https://www.zhihu.com/answer/1303918010> (#拿住不抛#)

Q: 为何会有3和4的区别, 不是直接3为4呢? 额外刺激作为公共事业资金不好吗? 感觉不出匿名捐十分之一是消毒操作啊, “刺激”, 即心中有愧, 不劳而获的心态, 不是只有对应100%才能抵消么...

B: 我猜下, 区别是是否为劳动所得, 劳动所得的我自身可能错误估计, 也可以说被赐予的超出我的预期, 怀感恩之心接纳, 感恩的具体体现就是拿部分去做匿名慈善。

Q: 感恩之心, 有道理。之前没考虑赐予这个层次。

C: 4 中“与付出劳动量无关的长期资本性收入”对应于 2 中经过时间验证的超出劳动的时薪部分进而上调的那部分时薪标准。我们可以认为时薪标准体现了一个人对资本的运用能力(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 它不一定是与劳动所得严格相关的。所以才要有 2 的调整这一步骤。

3 说的是超过标准的部分, 4 说的是标准之内的不严格属于劳动所得的部分。

长久来看, 所有非劳动所得都要作为公共事业暂存的资金, 而超出自己能力的资金需要及时的去, 即现在就要捐一部分。否则横财很可能就是横祸。

Q: 超出自己能力的资金收入这一点令我有些困惑, 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只不过, 它的呈现方式并非满足既往规则, 也暂无规律可查。那么何以判断是所得的福果, 还是飞来横祸?

C: 就是过往的实际经验告诉自己目前还很难处理好的那部分钱, 全留在自己手里大概率无论对共同的事业还是自己的心性都是一种消磨损耗

Q: 原来如此, 就是未知吧。我认为这是有探讨空间的。

做个类比: 比方说让我策划十万块的项目, 由于我的经验只做过一万预算, 现在我拿着这十万肯定觉得是烫手山芋了, 恐自己失败, 不能物尽其用。然而事实上, 当初那一万块也经历过零的突破。

所以, 我的观点是, 每个经验实际都是“未来”的经验, 是过去已完成的遗产。人们认为可以用过去的遗产去指导当下未现的未来, 只是一种控制的自欺, 是未来的得偿所愿者回顾历史强加的因果。而那些未能得偿所愿的人, 又习得了新的遗产, 同样误以为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选择。

因此, 我的看法是, 既是命运的馈赠, 我便探索如何最大限度物尽其用。或我最终同样移交他人, 但这并不基于横财的不幸, 也不因我的束手无策, 而只是我策略性的选择评估。

C: 是的, 策略性的选择评估。

“至少 10%”, 当然不必说死这个数字, 但在我看来这已经是相当合理的权重。

过去的经验当然不一定适用未来, 但那是我们仅有的东西, 是勇气的基点, 是自信的依据。您会看到, 全然刨去过往的“自信勇气”, 几乎已经很难和“自负鲁莽”区分开来。

又及, “曾经有所突破”实际也是一种要纳入考量的经验。再深究下去其实已经是技术层面个性化因素很强的调参范畴了。恕我不再深入。

总而言之, 策略层面上出于效率也好风险规避也罢, 把“飞来横财”全权交由自己不是很理性的一种选择。这也就解释了 3 和 4 为什么要有所区分。

Q: 回看了一下原文, 若说合理性, 我只接受两种: 一是出于效率的考量。那其实就不必有 10% 的规范, 100% 也是妥当的; 二是出于止贪/慈善的机械设置。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动机的区分, 我不能接受出于恐惧的、破财免灾的心态, 我只接受基于道德的自我要求或爱的理由。

D: 如果人自己是愿意且能按这个规则来约束自己的人, 那么将这 90% 按照“市场的意愿”交由人自己保管, 也未必不会是效率更高的方案。而那 10%, 似乎也是在为“人自己的意愿和判断”买单。

Q: “真金白银、怒马香车、醇酒美人”

呸, 又物化我们女人

A: 谁说美人一定是女人

Q: 不对, “美人”也可以是男的。

误会答主了。

恩, 我要努力赚钱

Q: 答主微信借我 50 这回真不是去赌

B: 没必要。

去联系答主的关注者, 表示你有答主的微信。

甄选出最感兴趣的几个人，说你现在缺点小钱能不能先给你发个红包。

C: 我押你 50，赌你不是拿去赌。

赌赢了你还我 50 我赚份人情，赌输了我亏掉 50 你身败名裂。

好刺激啊。快加我我发你红包。

更新于 2023/4/18